

「密」的商榷

談永錫



未智慮說密：楔子

印度佛教，南傳一脈衍為小乘，北傳一脈則衍為大乘。大乘法系又分兩道主流：傳入漢土的一支，以顯宗為主；傳入西藏的一支，以密宗為主。

整個密乘法系，分為四部：事部、行部、瑜伽部和無上部。前三者，統稱為「下三部」，屬於「東密」和「台密」的系統；後者，則為西藏密宗的體系。

所以要嘮嘮叨叨的說明一些血脉的區分，主要是想說明，藏密一系，在整個佛教體系中是頗為孤立的。依過往的情況而言，小乘行人固然對藏密的理論與行持有非難，即是大乘顯宗，對之恐怕亦未必全部首肯，在密乘本身而言，台密與東密也頗為反對無上部作為「無上」的地位。

發生這樣的情況，前因後果極其複雜，然無可否認，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出於隔膜。——這隔膜又是單方面的，即是說，藏密本身對佛教的其他宗系並不隔膜，但由於「密」的緣故，却使其他宗系對之頗為隔膜。

這樣的說法，是有根據的，一個循正規訓練，而非躐等貿然接受灌頂，即使是初級灌頂的密藏弟子，應該已具備小乘部派佛教、大乘性宗理論，以及相宗理論等體系的知識。三年前，有一位藏密法王來港，即會開示，凡受灌頂的人，都應讀俱舍論、大智度論、現觀莊嚴論、成唯識論、以及中論，所開各論，小大空有包羅，而最後以「中觀」作為抉擇。

以目前的根器言，弟子能否實踐這些要求是一回事，但藏密的立場，在理論上廣事涉獵，對諸家體系都作探討，則是確切不移的事實。由此可見，他對教內的其他理論體系是毫不隔膜的。至於對有血緣關係的下三部密，藏密自更不會加以排斥。於克主大師造的「密宗道次第畧論」中，詳述下三部的行持與成就，態度極其明朗，可見無上部行人，是了知下三部的經續的。相反地，下三部的密行人，却很難有機緣得研讀無上部的經續，而單方面的隔膜就此形成了。——東密著作中，貶損無上部密為「左道密」，即是一個很好的證據。——密乘內部的隔膜尚且如此，更無怪乎小乘，以及大乘顯宗對密乘的保留態度了。

要消除這種隔膜，筆者認為，藏密學人很有將自宗的理論與行持，作適當程度公開的必要。隔膜常產生誤會，只有瞭解始可使彼此交融。

事實上，西藏密宗目前在歐美已作了相當坦率的公開。美國、英國、德國、法國以及瑞士的學者，都有不少研究藏密的著作面世。這些著作，都非泛泛之談，因為作者本身都會接受灌頂，追隨上師依法修持，故其所論，皆出於自身的體驗。

反觀漢文關於藏密的著作，情況是不能令人滿意的。沒有作者敢於抒寫自身的證驗，也沒有作者肯把密法作有系統的論說與介紹，有之，只出於不公開場合的演講。

按道理來說，漢人習密的歷史，遠比歐美人士爲久；漢人對基本佛敎理論的理解，遠比歐美人士爲深；漢人對西藏的文化與歷史的淵源，遠比歐美人士爲密切；漢人對密法的內涵與背景的瞭解，遠比歐美人士爲澈底，故漢土的金剛上師，實在有責任著述一些比歐美學密人士，更爲有份量的著作。

社會上也實在有這樣的需求。

西藏密宗本身有一個很大的特色，那就是，他的一切行持，充份體現了「人本主義」的色彩。這種色彩，是樂於爲一個澈底開放的社會所接受的。今日的青年，在文化與文明的衝突中徬徨無主，心靈無所寄託，故有澈底開放的衝動，倘若這種衝動無人加以順勢利導，則有如洪水猛獸，足以摧毀一切，而毫無樹立許可；倘有人導之以正，這衝動未始不是一股革新的力量，可形成澎湃的新思潮。

歐美青年，近十餘年來，在道家逃避過，在「東洋禪」（鈴木大拙一系的禪）中逃避過，而最近，則頗有與西藏密宗契機的趨向。藏密的創立者，蓮華生大士曾經授記：鐵鳥昇空，無上密乘廣弘於世。現在看來，這授記已漸見應驗了。

但是，由於「密」的緣故，想學習密法真是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的事。有資格，有傳承的上師不易找，故不少青年便只好在書本上找尋學密的途徑——漢土青年，更只好在歐美人的著作上學習，於是，便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例：

有一位青年，讀了美國伊文思·溫慈所譯的「中陰救度法」及其有關論著，竟想以服食迷幻藥來代替入定，如體驗中陰身的境界。

有一位青年，曾受密瑪派（俗稱紅敎）的法乳浸染，然而由於求知慾太盛的關係，廣事涉獵歐美人士著作，而又不知抉擇，更加本身希求名利恭敬，學密一年，即自行開宗立派，毫無系統地東移西搬，竟然開山說法，儼然一代宗師。

這些青年的本身固有不是，但平情而論，藏密的金剛上師也恐有些不足之處，因爲沒有很多位金剛上師，肯以著述來指導有志學密的人，示之以體系，導之以抉擇，釋之以法義。

要避免世人對藏密如瞎子摸象般的探索，要滿足新機運的契興，筆者認爲，這是西藏密宗應該作相當程度公開的理由之二。

三

關於「密」之所以爲密，格魯派（俗稱黃敎）祖師宗喀巴大士，曾賦予以十個定義。平情而論，其中頗有一些畧嫌空泛之處，在筆者淺薄的理解中，密的緣境，應有一個重要的理由。

理由在於，藏密原是行門，故只談理論而不依法行持，殊無得益之處。然而，在修習的過程中，學人常會因個人生理心理之不同，而起不同的反應——如觀想時，產生種種景象；入定時，引起種種境界。——藏密上師的責任，正在於針對每個學人的反應，予以個別不同的指導，這種指導，就無公開的必要。因爲下落只求對症，無此種症狀的人，何必管別人的藥方呢？抑且，藥方一旦公開，反而會惹起不良的心理，蓋宜於服清涼的人，一聽上師指導別人服食溫補，很容易就會產生懷疑，究竟自己是否也應該棄清涼而就溫補。故藏密強調「法不傳六耳」，強調未經灌頂及上師許可不得修法，原是極其正確的。

然而問題在於，是否由於這個理由，則不可於文字宣揚密法呢？筆者以爲，這原只是份劑上的問題。譬如說，述說密乘的源流，抉擇各教派的見地，陳述一般密法的內涵，都是可以公諸於世的文字般若，無需因密而將之隱蔽。

筆者本人，在藏密中只是初機，距離金剛上師的地位很遠，本無說密的資格，今不辭淺陋，擬寫一系列文字闡明藏密的若干內容，用意無非在於拋磚引玉而已。

曩年密瑪派法王敦珠寧波車來港，曾爲筆者作阿闍黎灌頂，並賜法名爲「無畏金剛」，這法名，與 敦師的法名「無畏金剛智」只差一「智」字，但一字之差，蓋有如天壤，因而筆者即將自己修密的斗室，命名爲「未智廬」，此蓋將有所以對自己策勵，期能發般若智，有以繼武前修也。今智仍未發，徒於文字上曉舌，故乃名之爲「未智廬說密」，這篇文章，則作爲一個楔子好了。

下次，準備談談藏密修法所依的「儀軌」。